

# 十九世紀的潮州方言音系\*

徐宇航

香港中文大學人文電算研究中心

## 引言

十九世紀，粵東潮汕地區因地理、政治、經濟等因素，吸引了諸多來自北美浸信會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和英國長老會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的傳教士以及漢學家。為了方便佈道，傳教士學習當地方言，與漢學家、海峽殖民地潮籍職員共同留下眾多記錄方言的字典、詞典、課本、語法書和《聖經》方言譯本。這些材料採用羅馬字母記音，除《聖經》譯本有「硬譯」的嫌疑外，<sup>1</sup>其他材料描寫的大都是當時的方言口語，記錄方言的實際發音，彌補了傳統韻書只記音類不標音值的缺陷。根據《西洋傳教士漢語方言學著作書目考述》一書的總結，潮汕地區方言該類語料達一百多種。不過，由於文化和時代因素，這些語料多已喪失，僅有零星的資料存於世界各地圖書館。本文考察十一本出版於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初粵東潮汕地區方言傳教士語料，<sup>2</sup>構建語料音系，並通過比較各本語料記音情況和古今潮汕地區方言異同，釐清這些名曰潮州 (Tie-chiw) 或汕頭 (Swatow) 方言語料的音系性質。

---

\* 本文為2012年度中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海外珍藏漢語文獻與南方明清漢語研究」(12&ZD178)階段性成果，承蒙張雙慶教授、萬波教授及匿名評審專家提出寶貴意見，特此致謝。本文目的在構擬十九世紀的潮州方言音系，雖也參考一本出版於二十世紀初的語料，但該語料音系與其他十九世紀語料並無實質差別，不影響本文結論。

<sup>1</sup> 陳澤平指出：「傳教士譯《聖經》過程中，考慮最多的是『信』，即如何忠實傳達『上帝的福音』。不僅要直譯英文版的《聖經》，還講究譯語是否與希伯來文、拉丁文版本切合，至於譯語本身是否自然流暢則往往被忽視。更糟糕的是，一些傳教士出於西方人的優越感，有意無意地漠視漢語內在的規範要求，放任『硬譯』。」見陳澤平：《19世紀以來的福州方言：傳教士福州土白文獻之語言學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23。

<sup>2</sup> 本文參考的十一本傳教士語料是：(1) Dean, William. 1841. *First Lessons in the Tie-Chiw* [下轉頁224]

## 聲母的符號與音值

如上文所說，我們將語料音節輸入電腦，把各本語料所記錄的符號列出，進行比較，通過符號的異同，探討音值的情況。十一本語料的聲母描寫情況如表一所示。

表一：各本語料聲母符號

	p	p <sup>h</sup>	b	m	t	t <sup>h</sup>
Dean 1841	p	p ph p <sup>h</sup> pñ	b	m	t	t t <sup>h</sup> th t <sup>h</sup>
Giles 1877	p	p'	b	m	t (d)	t'
Fielde 1878	p	ph	b	m	t (d)	th
Fielde 1883	p	ph	b	m	t	th
Duffus 1883	p	ph	b	m	t	th
Ashmore 1884	p	ph	b	m	t	th
Lim 1886	p	ph	b	m	t	th
Gibson 1886	p	ph	b	m	t	th
Matthew 1889	p	ph	b	m	t	th
Genesis 1896	p	ph	b	m	t	th
Steele 1924	p	ph	b	m	t	th

〔上接頁223〕

*Dialect*. Swatow: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2) Giles, Herbert Allen. 1877. *Handbook of the Swatow Dialect: With a Vocabulary*. Published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Strait's Government; (3) Fielde, Adele Marion. 1878. *First Lessons in the Swatow Dialect*. Swatow: Swatow Printing Office Company; (4) Fielde, Adele Marion. 1883. *A Pronouncing and Defining Dictionary of the Swatow Dialect Arranged according to Syllables and Tones*. Swatow: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5) Duffus, William. 1883. *English-Chinese Vocabul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Swatow*. Swatow: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6) Ashmore, William. 1884. *Primary Lessons in Swatow Grammar*. Swatow: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7) Lim, Hiong Seng. 1886. *Handbook of the Swatow Vernacular*. Singapore: Printed at the Koh Yew Hean Press; (8) Gibson, John Campbell. 1886. *A Swatow Index of the Syllab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Swatow: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9) Duffus, William, and Gibson, John Campbell. 1889. *Sin-Ieh Ma-Thai Hok-Im Tsu Tshuan-Tsu (Ek-So Tie-Chiu Peh-Ue)*. Swatow: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0) Anonymous. 1896. *Ku-Ieh Tshang-Si Ki Tshuan-Tsu (Ek-Tso Tie-Chiu Peh-Ue)*. Swatow: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1) Steele, John. 1924. *The Swatow Syllabary with Mandarin Pronunciations*. Swatow: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下文引述各書時一律用簡稱，例如 William Dean 的書簡稱作 Dean 1841。

表二：各本語料聲母符號(續一)

	n	l	ts	ts <sup>h</sup>	s	dz
Dean 1841	n	l (d)	ch	ch c <sup>h</sup>	s sñ	j
Giles 1877	n	l	dz tj ts tz ch	ch' ts'	s s'	dz j tj
Fielde 1878	n	l	c	ch	s	j
Fielde 1883	n	l	c	ch	s	j
Duffus 1883	n	l	ts ch	tsh chh	s	j z
Ashmore 1884	n	l	ts ch	tsh chh	s	j
Lim 1886	n	l	ts ch	tsh chh	s	j z
Gibson 1886	n	l	ts ch	tsh chh	s	j z
Matthew 1889	n	l	ts ch	tsh chh	s	j z
Genesis 1896	n	l	ts ch	tsh chh	s	j z
Steele 1924	n	l	ts ch	tsh chh	s	j z

表三：各本語料聲母符號(續二)

	k	k <sup>h</sup>	g	ŋ	h	∅
Dean 1841	k k'	k k' kh k <sup>h</sup> kñ	g	gn gñ	h h'ñ hñ	∅ y w
Giles 1877	k g	k k' kh	g	ng	h	∅
Fielde 1878	k	kh	g	ng	h	∅
Fielde 1883	k	kh	g	ng	h	∅
Duffus 1883	k	kh	g	ng	h	∅
Ashmore 1884	k	kh	g	ng	h	∅
Lim 1886	k	kh	g	ng	h	∅
Gibson 1886	k	kh	g	ng	h	∅
Matthew 1889	k	kh	g	ng	h	∅
Genesis 1896	k	kh	g	ng	h	∅
Steele 1924	k	kh	g	ng	h	∅

從上述各表的符號對比可知(「∅」符號在本文有兩種表示義：(一)零聲母，如表三、表十五；(二)語料無記錄，如表四至表十一)，有的語料用了較多的符號描寫聲母，但符號與聲母音位並非一一對應。通過語料收字的共時比較，以及語料與今天潮汕地區方言的比較，可以確定，語料所記錄的十九世紀潮汕地區方言聲母基本為十八個。早期出版的語料由於不熟悉方言及過分記錄個體發音差異等原因，出現多個符號對應同一聲母的情況。這種情況在Fielde 1878及之後的語料已大致避免，1878年及其後的語料符號與聲母對應整齊。

不過，觀察表一至三可見，ts、ts<sup>h</sup>和dz聲母在較多語料出現兩個符號同表一個聲母現象。因此，首先要釐清這種現象到底是聲母本身存在音色上的差異，還是語料間相互參考的結果，抑或是傳教士錯記了這些聲母。回答這個問題，既要考察語料間的關係，也要分析記音者的母語習慣和音節類型的差異。

### ts/ch組符號與音值

首先觀察清塞擦音聲母ts和ts<sup>h</sup>，在我們所找到的十一本語料中，有八本語料將塞擦音以ts和ch兩套符號記錄。並且，早期語料用一套符號記錄清塞擦音，後期語料則用兩套符號記錄。這說明，記音者經過分析比較後認為，潮汕地區方言的清塞擦音具有兩套語音色彩，本文認為，這種認識，可能是主觀意識，也可能是客觀存在。因此ts、ch的記錄有下面幾種可能性：第一，所謂的ts和ch並無區別，只因為記音者受母語習慣影響將清塞擦音記為兩套；<sup>3</sup>第二，當時的清塞擦音果真有ts和ch，也就是今天所講的舌尖前和舌葉(或舌面前)兩套；第三，當時的清塞擦音只有一套，ts、ch是條件變體。下文對這三種可能性逐一論證。

可能性一：ts、ch並無區別，只因記音者受母語習慣影響將塞擦音記為兩套。這種可能性基於對記音者審音能力的懷疑，如果找到史料證明他們具備較強的審音能力，則這種可能性極低。首先，陳澤平在考察漢語其他方言(廣東話、客家話、官話)的傳教士語料後指出，當時的傳教士在中國各地學習方言，編寫方言著作和翻譯《聖經》是一個「有計劃、有組織的工作項目。各地傳教士並不是孤立地從事這項工作的，他們之間有密切的聯繫和交流。此類出版物相互參考在情理之中。他們還在《中國評論》(*China Review*)、《衛理公會季刊》(*The Methodist Quarterly Review*)等刊物上發表研究成果，討論漢語方言的語音、詞彙、語法等等」。<sup>4</sup>可見傳教士、漢學家對記音工作頗為仔細，且具有學術研究的意味。陳澤平又引《廈英大辭典》前言原文長老會牧師Carstairs Douglas對該書音系所作說明：「ch總是讀如church；只有在其送氣的形式chh有時接近送氣的ts。……有時chh的發音更接近於送氣的ts，當後隨的元音是a、o、u或ng的時候有時會出現這種情況。」<sup>5</sup>看來對清塞擦音的具體音色如何，Douglas也是作了一番斟酌的。能對一個音位作如此精細的分析，可見當時的記音者具備審音能力，不可能是因為誤聽而所有的語料都無中生有創制兩套塞擦音。

<sup>3</sup> 記音者來自英國和美國，英語單詞開頭的位置只有拼寫為ch的舌葉音，沒有舌尖塞擦音。因此他們有可能把部分舌尖塞擦音聽為自己習慣的舌葉音。

<sup>4</sup> 陳澤平：《19世紀以來的福州方言》，頁46–47。

<sup>5</sup> 轉引自陳澤平：《19世紀以來的福州方言》，頁47。該書此段文字翻譯自*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一書。

同時，這批語料中唯一一本由母語為潮汕地區方言的 Lim Hiong Seng (海峽殖民地職員) 編寫的語料也有 *ts* 和 *ch* 兩套符號。母語使用者也對該套聲母以兩套符號表示，證明這套聲母的確存在差異，並非西方記音者因受母語影響的誤記。再則，高本漢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出版的《中國音韻學研究》一書第四卷〈方言字彙〉收錄的「潮州音」記錄裡，<sup>6</sup> 也用兩套符號 *ts/ts'* 和 *tɕ/tɕ'* 描寫清塞擦音。這無疑為語料的準確性提供了重要旁證。因此，認為記音者審音、辨音能力不佳而創制出兩套清塞擦音的可能性不成立。

可能性二：當時的清塞擦音有 *ts* 和 *ch* 兩套。這個可能性要成立，必須在語料中分別找到讀 *ts* 和 *ch* 聲母的字，並且這些字中的 *ts* 和 *ch* 相互對立，*ts* 和 *ch* 可以自由跟不同的元音（這些元音無互補關係）組合。不過這一假設與找到的事實不符。考察語料發現，*ch/chh* 與 *ts/tsh* 是基於韻母條件而互補分佈。標音的時候，在元音 *i*、*e* 之前用 *ch/chh* 符號，其他元音前則用 *ts/tsh* 表示。因此 *ch/chh* 與 *ts/tsh* 兩套符號表示的只是同一套聲母，並非兩套。這種可能性可以否定。

現在剩下最後一種可能性：當時的清塞擦音只有一套，*ts*、*ch* 是條件變體。探討當時清塞擦音音色具體如何，是一個辨別精細音位的問題。由於記音者並未留下錄音材料，本文無法以聲學實驗直接論證，只能以各種非直接證據來討論這個問題。

先看記音者對這個問題的看法。由表二可知，部分語料採用兩套符號記錄清塞擦音的同時，也有部分語料只用一套符號記錄。先看用兩套符號記錄語料的情況。Lim 1886 的作者是通曉潮汕方言又熟悉英文的翻譯員，他在書中介紹輔音的時候提到 *chh* 與英文裡的 *church* 的 *ch* 相似，並以 *watch-house* 和 *coach-house* 為例，說明發音的時候把兩個詞組裡開頭的 *wa* 和 *coa* 和末尾的 *se* 都拿走，便可準確發音。對 *tsh* 的介紹則說 *chh* 和 *tsh* 發音幾乎一致，稍有不同的是 *tsh* 裡的 *h* 成分沒有 *chh* 那麼強。*ch* 則是如 *cheese* 裡的 *ch* 發音。<sup>7</sup> 可見在作者看來，*chh* 和 *tsh* 並不一樣，*ch* 更接近英文裡 *ch* 的發音，即 *tʃ* 這樣的舌面後齒齶音。

只用一套符號記錄的語料也有類似的看法：Fielde 1878/1883 只用一套符號標識潮州方言的清塞擦音，但在 Fielde 1878 輔音注音方式介紹中可以看到，作者用 *cí* 標

<sup>6</sup> 書裡標為汕頭音，經作者與潮州、汕頭兩地現代語音核對，該書記錄的語音具有潮州和汕頭兩地方言的特色。

<sup>7</sup> 原文為：*chh*—is formed in a similar way from the *ch* of *church*. Take such a word as *watch-house* or *coach-house*, remove the *wa-* or *coa-* from the beginning and the *-se* from the end, and something very near the Chinese “*chhau*” remains. *tsh*—is almost the same as *chh*, the slight difference it has is that there is not so much sound of *h* as in *chh*. *ch*—is *not* an aspirated consonant as explained above, it is always pronounced as in *cheese*.

注「止」字，用 *cûn* 標注「船」字的同時寫到：「後者是一個介於 *chair* 裡 *ch* 和 *fits* 裡 *ts* 的音。」<sup>8</sup> 換言之，*ci* 裡的 *c* 和 *cûn* 的 *c* 具有音色上的區別，作者出於系統性考慮才採用一種符號進行記錄。此外，Ashmore 1884 在介紹可互換輔音時，列出 *ch* 和 *ts* 作為可互換聲母的一個例子，並舉「水」字和「船」字為例：「水」可以寫成 *chúi* 也可以寫成 *tsúi*；「船」可以寫成 *chûn* 也可以寫成 *tsûn*。Ashmore 對 *ch* 和 *ts* 的描述意在說明兩者有混同的趨勢，但這也提供了一個信息：*ch* 和 *ts* 本不相同，但記音時，有些發音人卻將它們等同。由此可以看出，對於當時方言的清塞擦音，多數記音者認為有兩套音色的區別。

論述可能性二時已知，*ts* 和 *ch* 的分佈以元音為條件，在元音 *i*、*e* 之前用 *ch/chh* 符號，其他元音前則用 *ts/tsh*。「當時的羅馬字拼音通行用 *ts* 來表示舌尖前塞擦音，*ch* 表示舌葉、舌尖後和舌面前塞擦音」。<sup>9</sup> 換言之，當時的潮汕地區方言中，在元音 *i*、*e* 前清塞擦音具有舌葉（舌面前）特徵，在其他元音前則具有舌尖前特徵。這種情況與當時廈門方言相似，上文所介紹的 Douglas 在《廈英大辭典》引言所說的話指的就是這種情況。其實 Douglas 的這段話不僅說廈門方言，還說：「有的時候，尤其是在泉州話、同安話中它要寫作 *tsh*，一般情況下它介於 *chh* 和 *tsh* 之間。但由於這種讀音並不是很普遍，而且漸次地靠近正常的 *chh*，我認為最好不要因此改變對廈門話的一般標音。」<sup>10</sup>

看來除了潮汕地區方言之外，泉州話與同安話也具有兩套塞擦音的區別。同時，這種聲母在 *i*、*e* 的影響下舌位發生變化的現象在發音原理上也有所根據：「同部位的輔音，例如舌尖前，塞音、塞擦音、擦音在與前高元音組合時，塞擦音、擦音在這種條件下易於腭化。」<sup>11</sup>

綜上所述，十九世紀潮州方言清塞擦音因語音條件產生了兩個變體，元音 *i*、*e* 前舌位偏後，類似於 *tʃ(tc)*；其他元音前舌位較前，類似 *ts*，即：

$$ts \begin{cases} \rightarrow tʃ(tc) / \_ i, e \\ \rightarrow ts / \_ (\text{其他元音}) \end{cases}$$

運用排除法，通過語料本身的描述和語料間的對比，本文肯定了十九世紀潮汕地區方言中清塞擦音因元音條件產生變體，這對進一步考察一百多年來聲母的演變情況具有重要意義。

<sup>8</sup> 原文為：The last is a sound between *ch* in *chair*, and *ts* in *fits*.

<sup>9</sup> 陳澤平：《19世紀以來的福州方言》，頁47。

<sup>10</sup> 同上注。

<sup>11</sup> 徐通鏞：《歷史語言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頁191。

## z/j組符號與音值

從上文可知，清塞擦音有兩套不同的記錄符號，實則因音節韻母的不同，造成音值差異。與清塞擦音的情況相似，語料中的濁塞擦音也有類似的情況。從語料的記錄可以看出，濁塞擦音出現符號z和j。不過，與清塞擦音的兩套符號不同，濁塞擦音以兩個符號記錄的語料，在十一本語料中只有六本。也就是說，在八本用兩套符號記錄清塞擦音的語料中，Dean 1841和Ashmore 1884只用一套符號記錄濁塞擦音。那麼，濁塞擦音的情況與上文所分析的清塞擦音是否一致，為何在以兩套符號記錄清塞擦音的語料裡，有的只用一套符號記錄濁塞擦音，這個問題須仔細考察。

首先看各本語料對濁塞擦音聲母的描寫。Duffus 1883對濁塞擦音聲母有一番討論，主要認為「z常發如英文組合ds, dz, 不能發如zeal, zone中的z」。<sup>12</sup> Lim 1886和Gibson 1886也有相同的看法。<sup>13</sup> 這種描寫實際上肯定了z/j在音值表現上更像塞擦音，並非擦音的語音事實。在英文發音中，ds和dz組合的發音通常讀為如音標[dz]。按照這樣的規則，語料所記錄的z，是一個舌尖齒齶濁塞擦音。同時，這三本語料所列舉的符號j例詞judge和jet，其中的j讀為[dʒ]，從發音部位來看，處於舌尖齒齶與舌面中軟腭的中間，是一個濁塞擦音。

這種記錄與上述的清塞擦音聲母相似，j與z的分佈，也與緊跟聲母的元音相關。在具有j、z兩套符號的語料裡，當聲母之後的元音是i和e時，用符號j表示；當聲母後是其他元音時，用符號z表示。在沒有兩套符號表示的語料裡，該聲母則用符號j表示。換言之，在有兩套符號的語料裡，濁塞擦音的發音部位因韻母的不同而不同，在元音i、e之前發音靠後，在其他元音前則接近舌尖齒齶濁塞擦音位置。這樣的描寫剛好與上文塞擦音ts、ch對描寫相對應。在i、e之前，清塞擦音ts發生腭化，讀舌面後齒齶音，其他元音之前保持了舌尖齒齶音色彩。同理，此時的濁塞擦音也在i、e前發生腭化，讀舌面後齒齶音，在其他韻母前保持了舌尖齒齶音色彩。因此，符號z/j所代表的聲母及其讀音規律應為：

$$dz \begin{cases} \rightarrow dʒ / \_ i, e \\ \rightarrow dz / \_ (\text{其他元音}) \end{cases}$$

不過，考慮到僅有一個符號表示該套語音的語料用符號j來描寫該語音，濁塞擦音的腭化程度要比清塞擦音嚴重，非i、e元音之前的聲母也發生腭化，因此有的語料直接用了符號j表示該套聲母。至此，我們明確知道十九世紀潮汕地區方言塞擦音無論清濁、送氣與否，都有相同的分佈規律，而且這種規律與聲、韻母搭配密切相關。

<sup>12</sup> 原文為：z, always as ds or dz; never as in zeal, zone. 見Duffus 1883, "Remarks"。

<sup>13</sup> 詳見Lim 1886, "Preface," p. II; Gibson 1886, "Introduction," p. 12。

這一點，同時也為現代潮汕地區方言聲母音值確定提供了重要證據。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在二十世紀描寫潮汕地區方言的材料中，有記錄擦音聲母 *z* 的，如《廣東閩方言語音研究》；也有記錄塞擦音聲母 *dz* 的，如《潮汕方言語音研究》；還有將該聲母記為擦音，但說明該音具有塞擦音色彩的，如《潮州方音概說》、《潮州方言》、《漢語方音字彙》。<sup>14</sup> 根據十九世紀語料的分析結果，潮汕地區方言具有濁塞擦音 *dz* 的描寫，則更能在歷史上找到證據。

### 韻母的符號與音值

由於潮汕地區方言的聲母簡單，只有十八個，因此其符號與音值的對應問題並不複雜。不同於聲母，潮汕地區方言韻母眾多，語料記錄符號也各有千秋，因此符號與音值的對應關係問題較為複雜。並且，許多韻母表現為有音無字的口語詞彙，語料未必能完全包括，因此語料所記錄的韻母，只能說是十九世紀潮汕地區方言的主要韻母，並非全部韻母。以下按照分析聲母符號的方法，將各本語料對潮汕地區方言韻母描寫的符號進行對比分析。具體情況詳見以下各表。

#### 單元音的比較

表四：各本語料記錄單元音的符號

	a/ā	e/ē	o/ō	u/ū	i/ī	u/ū
Dean 1841	a ā ah/ña	e ey eÿ èy éy/ø	o aw/ø	ur ūr/ø	i/ñi	u/ø
Giles 1877	a ah/ø	ay ey eh a/ø	aw oa oy/ø	er/ø	e e ey/ø	oo/ø
Fielde 1878	a/a	e/e <sup>n</sup>	ø/ø	u/ø	i/i <sup>n</sup>	u/ø
Fielde 1883	a/a <sup>n</sup>	e/e <sup>n</sup>	o/o <sup>n</sup>	u/ø	i/i <sup>n</sup>	u/ø
Duffus 1883	a/a <sup>n</sup>	e/e <sup>n</sup>	o/o <sup>n</sup>	u/ø	i/i <sup>n</sup>	u/ø
Ashmore 1884	a/a <sup>n</sup>	e/e <sup>n</sup>	o/o <sup>n</sup>	u/ø	i/i <sup>n</sup>	u/ø
Lim 1886	a/a <sup>n</sup>	e/e <sup>n</sup>	o/o <sup>n</sup>	u/ø	i/i <sup>n</sup>	u/ø
Gibson 1886	a/a <sup>n</sup>	e/e <sup>n</sup>	o/o <sup>n</sup>	u/ø	i/i <sup>n</sup>	u/ø
Matthew 1889	a/a <sup>n</sup>	e/e <sup>n</sup>	o/o <sup>n</sup>	u/ø	i/i <sup>n</sup>	u/ø
Genesis 1896	a/a <sup>n</sup>	e/e <sup>n</sup>	o/o <sup>n</sup>	u/ø	i/i <sup>n</sup>	u/ø
Steele 1924	a/a <sup>n</sup>	e/e <sup>n</sup>	o/o <sup>n</sup>	u/ø	i/i <sup>n</sup>	u/ø

<sup>14</sup> 林倫倫、陳小楓：《廣東閩方言語音研究》（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1996年）；徐馥瓊：《潮汕方言語音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黃家教：《潮州方音概說》，《蘭州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1958年第1期，頁103-26；李永明：《潮州方言》（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漢語方音字彙》，第二版重排本（北京：語文出版社，2003年）。

從表四的符號比較可以看出，只有初涉潮汕地區方言的兩本語料出現符號與音值不對應，也沒有記錄鼻化元音，其他語料對單元音的描寫相對一致。其中，Fielde 1878在元音o的記錄上，沒有收錄其鼻化元音 $\delta$ 。不過，檢索發現，與 $\delta$ 韻母搭配的聲母多為鼻音聲母，鼻音聲母之後帶鼻化元音，鼻化符號記錄與不記錄在十九世紀的語料中頗為隨意，如聖經譯本 Matthew 1889，同音字「毛」和「魔」，「毛」記錄為 $m\delta$ ，「魔」記錄為 $m\delta^n$ ，有沒有鼻化記錄，沒有規律可言。即便記錄了鼻化元音的語料，也僅記錄了聲母為m之後的鼻化元音。可見，Fielde 1878不記錄鼻音聲母之後的鼻化元音，只是記錄習慣，並非實際差別。

除此之外，語料所記錄的單元音在音值上具有爭議性的，僅有符號ur/er/ɤ/ɥ所代表的元音。所有的語料都討論符號ur/er/ɤ/ɥ所代表的音值。在現代潮汕地區方言中，存在韻母ɤ(有的學者將其記為u)，這個韻母位置上的元音，就是十九世紀語料所記錄的符號ur/er/ɤ/ɥ。多數語料都以西方語言(如法語、德語)對該元音的音值進行解釋，例如Fielde 1878用法語的u，Duffus 1883用低地蘇格蘭語 abune中的u，法語heure中的eu，Lim 1886用德語trübner中的ü描寫該音，都屬於通過對比西方語言特徵，以確定潮汕方言音值。由於沒有證據證明潮汕地區方言在十九世紀的時候具有圓唇前元音，根據語料所列舉的西方語言發音特徵，當時的符號ur/er/ɤ/ɥ代表的元音，應該是一個類似ə的元音。ə與ɤ/u在發音部位上有前後之分。ə最前，ɤ次之，u最後。由於語料多標榜以潮州府城方言為記錄對象，今天的潮州市區方言該韻母一般記為ɤ，該韻母涉及「央化」音變，二十世紀初的潮汕地區方言應為後高元音，因此本文將十九世紀的ur/er/ɤ/ɥ擬為u。

## 複合元音的比較

表五：各本語料記錄複合元音的符號

	ai/āi	au/āu	ia/iā	ie/iē	iəu/ iōū	iu/iū
Dean 1841	ai/∅	aou ow ou/∅	ia eā/∅	ie /∅	iow iou/∅	iw
Giles 1877	i ai/∅	ow/∅	eeah yah yeeah/∅	eeay yeeay yeay/∅	eeow yow/∅	eeoo eoo yew yow yeeoo/∅
Fielde 1878	ai/ai <sup>n</sup>	au/au <sup>n</sup>	ia/ia <sup>n</sup>	ie/ie <sup>n</sup>	io/∅	iu/iu <sup>n</sup>
Fielde 1883	ai/ai <sup>n</sup>	au/au <sup>n</sup>	ia/ia <sup>n</sup>	ie/ie <sup>n</sup>	io/io <sup>n</sup>	iu/iu <sup>n</sup>
Duffus 1883	ai/ai <sup>n</sup>	au/au <sup>n</sup>	ia/ia <sup>n</sup>	ie/ie <sup>n</sup>	iau/iau <sup>n</sup>	iu/iu <sup>n</sup>
Ashmore 1884	ai/ai <sup>n</sup>	au/au <sup>n</sup>	ia/ia <sup>n</sup>	ie/ie <sup>n</sup>	iau io/iau <sup>n</sup>	iu/iu <sup>n</sup>
Lim 1886	ai/ai <sup>n</sup>	au/au <sup>n</sup>	ia/ia <sup>n</sup>	ie/ie <sup>n</sup>	iou iau /iou <sup>n</sup>	iu/iu <sup>n</sup>
Gibson 1886	ai/ai <sup>n</sup>	au/au <sup>n</sup>	ia/ia <sup>n</sup>	ie/ie <sup>n</sup>	iau/∅	iu/iu <sup>n</sup>
Matthew 1889	ai/ai <sup>n</sup>	au/au <sup>n</sup>	ia/ia <sup>n</sup>	ie/ie <sup>n</sup>	iau/∅	iu/∅
Genesis 1896	ai/ai <sup>n</sup>	au/∅	ia/ia <sup>n</sup>	ie/ie <sup>n</sup>	iau/∅	iu/∅
Steele 1924	ai/ai <sup>n</sup>	au/au <sup>n</sup>	ia/ia <sup>n</sup>	ie/ie <sup>n</sup>	iau/∅	iu/iu <sup>n</sup>

表六：各本語料記錄複合元音的符號(續)

	oi/ōī	ou/ōū	ua/ūā	ue/ūē	ui/ūī	uai/ūāī
Dean 1841	oi/ø	ou ow o/ø	ua oa wa/ø	ue oe uey uay/ø	ui/ø	uai/ø
Giles 1877	oy/ø	o/ø	yah ooah/ø	ue ooey ooay way/ø	ooee way/ø	wi/ø
Fielde 1878	oi/oi <sup>n</sup>	o/o <sup>n</sup>	ua oa/ua <sup>n</sup> oa <sup>n</sup>	ue/ue <sup>n</sup>	ui/ui <sup>n</sup>	uai/uai <sup>n</sup>
Fielde 1883	oi/oi <sup>n</sup>	o/o <sup>n</sup>	ua oa/ua <sup>n</sup> oa <sup>n</sup>	ue/ue <sup>n</sup>	ui/ui <sup>n</sup>	uai/uai <sup>n</sup>
Duffus 1883	oi/oi <sup>n</sup>	ou/ou <sup>n</sup>	ua oa/ua <sup>n</sup> oa <sup>n</sup>	ue/ue <sup>n</sup>	ui/ui <sup>n</sup>	uai/uai <sup>n</sup>
Ashmore 1884	oi/oi <sup>n</sup>	ou/ou <sup>n</sup>	ua oa/ua <sup>n</sup> oa <sup>n</sup>	ue/ue <sup>n</sup>	ui/ui <sup>n</sup>	uai/uai <sup>n</sup>
Lim 1886	oi/oi <sup>n</sup>	ou/ou <sup>n</sup>	ua/ua <sup>n</sup>	ue/ue <sup>n</sup>	ui/ui <sup>n</sup>	uai/uai <sup>n</sup>
Gibson 1886	oi/oi <sup>n</sup>	ou/ou <sup>n</sup>	ua oa/ua <sup>n</sup>	ue/ue <sup>n</sup>	ui/ui <sup>n</sup>	uai/uai <sup>n</sup>
Matthew 1889	oi/oi <sup>n</sup>	ou/ø	ua /ua <sup>n</sup>	ue/ue <sup>n</sup>	ui/ui <sup>n</sup>	uai/ø
Genesis 1896	oi/oi <sup>n</sup>	ou/ø	ua /ua <sup>n</sup>	ue/ue <sup>n</sup>	ui/ui <sup>n</sup>	uai/ø
Steele 1924	oi/oi <sup>n</sup>	ou/ou <sup>n</sup>	ua/ua <sup>n</sup>	ue/ue <sup>n</sup>	ui/ø	uai/ø

從上述語料對複合元音的記錄可知，少數早期語料記錄符號不一致，韻母也不全面，其他語料對方言複合元音的記錄則頗為一致。有爭議需要討論的複合元音，只有 *iau/īāū* 和 *ua/ua<sup>n</sup>* 兩組。

*iau/īāū* 與 *iau/īāū* 的差別，是現代潮州市區方言與汕頭市區方言的差別之一。由表五可見，這種韻母的差異在十九世紀潮汕地區方言中也存在。如表五所示，將韻母記錄 *iau/īāū* 組的有四本語料：Dean 1841、Giles 1877、Fielde 1878 和 Fielde 1883；記錄 *iau/īāū* 組的有五本：Duffus 1883、Gibson 1886、Matthew 1889、Genesis 1896 和 Steele 1924；兩組韻母都記錄的有兩本：Ashmore 1884 和 Lim 1886。那麼，當時的潮汕地區方言，到底存在 *iau/īāū* 還是 *iau/īāū*，或者兩組韻母共同存在，具有地域差異，這是構建方言音系時所必須解決的問題。從各本語料的出版年代來看，早期出版的多記 *iau/īāū* 組韻母，後期出版的則記錄 *iau/īāū* 組。出版時間處於中間的，則兩組韻母都有記錄。根據這種現象，似乎可以很簡單地得出這樣的結論：十九世紀前期的潮汕地區方言具有韻母 *iau/īāū*，稍後演變為 *iau/īāū*，即十九世紀的潮汕地區方言發生了 *iau > iau* 和 *īāū > īāū* 音變現象。如果這個結論準確，那就必須解釋，是甚麼原因導致韻母在短短的三十多年內發生了變化。

事實上，雖說從語料出版年代這個因素解釋，可以讓語音演變的鎖鏈在時間與形式上達到完美的統一，但這種簡單的結論並非語言事實。之所以這樣說，除了無法從史料上找到從 1840 至 1880 年間可以導致語音發生突變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這種看似完美的時間與形式統一有兩個關鍵矛盾。第一，語料的編寫時間與出版時間並不一致，如 Duffus 1883 出版於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實則在四十年代時已開始編寫。基於這點，出版年代與音變形式的統一，就沒有多大意義。第二，在今天的潮

汕地區方言中，*iəu/ɿəu* 組韻母依舊存在，如果十九世紀真的發生 *iəu > iau* 和 *ɿəu > ɿāu* 音變現象，那又是怎樣的原因讓已發生的音變重新分解，再度出現 *iəu/ɿəu*。這種現象無法解釋，也不符合音變的常態。在沒有其他證據支持的情況下，這樣的「音變回流」假說，只能讓語言事實愈來愈複雜，不是科學看待問題的方法。

那麼，認為 *iəu/ɿəu* 與 *iau/ɿāu* 韻母並不具備演變關係，是共時存在的兩組韻母，則必須解釋以下兩個問題。第一，兩組韻母之間的分佈關係如何；第二，兩組韻母為何會在同一時期的語料中出現。本文認為，*iəu/ɿəu* 與 *iau/ɿāu* 在十九世紀的確共存於潮汕地區方言，不過，兩者並非演變的關係，也非自由變體的關係，而是一種地域差別。*iəu/ɿəu* 是潮州府城區的讀音，*iau/ɿāu* 則是汕頭港沿岸地區的讀音，後來汕頭市區形成之時，港口居民遷入市區，也就將 *iau/ɿāu* 特徵帶入了汕頭市區，形成了今天潮州城區讀 *iəu/ɿəu*，汕頭城區讀 *iau/ɿāu* 的格局。關於這點，現代學者林倫倫和徐馥瓊也有論及：「澄海話裡的 -iou 韻母字，揭陽和汕頭讀 -iau，潮州話跟澄海話相同」；「澄海澄城、潮州湘橋、文祠都有 -iəu/iəɱ/iəp 韻母，對應其他方言點的 -iau/iam/iap 韻母」。<sup>15</sup> 基於此，有的語料記錄 *iəu/ɿəu*，有的語料記錄 *iau/ɿāu*，還有兩者都記錄，即為潮汕地區方言內部差異的表現。語料雖以潮州府城話為記錄對象，但協助語料編寫的當地人，未必都是世代居住府城區的居民。當協助者帶有汕頭港沿岸地區口音，編寫出來的語料也就有了沿岸地區語音的特色；而記音者忠於實際音值，故出現 *iəu/ɿəu* 與 *iau/ɿāu* 的差異。同本語料中既出現 *iəu/ɿəu* 又出現 *iau/ɿāu* 韻母的，則更可以說明這一點。如 Lim 1886 的作者，他以潮汕地區方言為母語，居住新加坡，在他的語料中，就有 *iou* 和 *iau* 兩種韻母的記錄。不過，*iou* 韻母的數量和搭配要比 *iau* 來得多，全書僅有「了」、「□(針箍)」二字記為 *iau* 韻母，鼻化元音則只記 *iou<sup>n</sup>*，沒有 *iau<sup>n</sup>*。該書強調以潮州府城方言為記錄對象，但由於聚居海外的潮籍人士中，有府城移民，也有汕頭港沿岸移民，因此其音系必受多方移民影響，且這種影響多為潛移默化，連母語者自身都無法察覺。母語者尚且如此，初涉潮汕地區方言的傳教士則更甚。因此也就有了 *iəu/ɿəu* 與 *iau/ɿāu* 韻母的差別。Ashmore 1884 情況與 Lim 1886 相似，由 Ashmore 1884 所記 *io* 韻母音節只有一個，且從鼻化元音韻母記錄僅有 *ɿāu*，沒有 *ɿəu* 的情況可知，其記錄的方言點只有 *iau* 類韻母，*iəu* 類（即 *io*）韻母的記錄是混入他地方言特徵的少數情況。

綜上所述，在 *iəu/ɿəu* 與 *iau/ɿāu* 韻母的差異上，十九世紀的潮州府城方言，讀 *iəu/ɿəu* 組韻母，*iau/ɿāu* 組韻母則為汕頭港沿岸地區的語音特色，而這種特色仍保存在今天的汕頭市區方言中。

<sup>15</sup> 林倫倫：《澄海方言研究》（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139；徐馥瓊：〈潮汕方言語音研究〉，頁70。

複合元音需要討論的第二個問題為 *ua/üã* 組韻母的符號與音值問題。在本文所考察的十一本語料中，有四本 (Fielde 1878、Fielde 1883、Duffus 1883、Ashmore 1884) 用了 *ua/ua<sup>n</sup>* 和 *oa/oa<sup>n</sup>* 兩組符號表示該韻母。同時，這些用兩組符號表示 *ua/üã* 韻母的語料，符號與音節搭配也極有規律。在塞音聲母 *t, t<sup>h</sup>* 之後，以符號 *oa/oa<sup>n</sup>* 表示；在其他聲母後，以 *ua/ua<sup>n</sup>* 表示。由於語料並無留下有聲資料記錄，本文無法通過實驗確定 *ua/ua<sup>n</sup>* 和 *oa/oa<sup>n</sup>* 兩組是否有實際音值的差異。不過，在 *ua/ua<sup>n</sup>* 和 *oa/oa<sup>n</sup>* 組合中，無論是 *u* 還是 *o*，僅作為韻母介音，其後仍有相同的主元音 *a*。*u* 與 *o* 的差別，只是發音部位上稍有區別，發音方法沒有本質差異。正如 Gibson 1886 所說，在潮汕地區方言中 *oa/oa<sup>n</sup>* 與實際音值更吻合，只是考慮到符號運用習慣，才選用 *ua/ua<sup>n</sup>* 表示。<sup>16</sup> 故此，*ua/ua<sup>n</sup>* 和 *oa/oa<sup>n</sup>* 兩組符號所代表的實際音值差別不大，應構擬為一個音位。在構建十九世紀潮汕方言音系的時候只需選用一套，沒有必要構擬兩套元音的原因，除了因為 *ua/ua<sup>n</sup>* 和 *oa/oa<sup>n</sup>* 差異不大，還在於：第一，僅有四本語料採用兩種符號記錄該套元音，且其中有兩本 (Fielde 1878、Fielde 1883) 還是同一位作者所編寫；第二，作者母語為潮汕地區方言的 Lim 1886，並沒有提及潮汕地區方言的 *ua/üã* 韻母在不同的聲母之後有語音上的差異；第三，在今天的潮汕地區方言中，*ua/üã* 韻母在任何聲母之後都僅有一套記錄符號，音色的少許差異並不足以構成音位的對立。基於此，符號 *ua/ua<sup>n</sup>* 和 *oa/oa<sup>n</sup>* 代表的韻母皆為 *ua/üã*，兩者不具備本質差異。

### 帶鼻音、塞音韻尾韻母之比較

表七：各本語料記錄帶鼻/塞音韻尾韻母的符號

	am/ap	iam/iap	uam/uap	im/ip
Dean 1841	am(ome)/ap	iam iem/iep	∅/∅	im/ip
Giles 1877	ahm/ahp	iem yem eeyem/∅	∅/wop	im eem/ip eep
Fielde 1878	am/ap	iam/iap	uam/uap	im/ip
Fielde 1883	am/ap	iam/iap	uam/uap	im/ip
Duffus 1883	am/ap	iam/iap	uam/uap	im/ip
Ashmore 1884	am/ap	iam/iap	uam/uap	im/ip
Lim 1886	am/ap	iam/iap	∅/uap	im/ip
Gibson 1886	am/ap	iam/iap	uam/uap	im/ip
Matthew 1889	am/ap	iam/iap	uam/uap	im/ip
Genesis 1896	am/ap	iam/iap	uam/uap	im/ip
Steele 1924	am/ap	iam/iap	uam/uap	im/ip

<sup>16</sup> 參考 Gibson 1886, "Introduction," p. 12。

表八：各本語料記錄帶鼻/塞音韻尾韻母的符號(續一)

	an/at	ien/iet	uan/uat	uun/ut	in/it	un/ut
Dean 1841	an/at	ien yen/iet	∅/uat	urn/urt	in/it	un/ut oot
Giles 1877	an ahn/aht	yen eeyen/iet yet eeyet	wahn ooahn oahn/waht	ern ön un/ert	een yeen/it eet	oon ooen ooun/oot ut
Fielde 1878	an/at	ien/iet	wn/wt	ɤn/ɤt	in/it	un/ut
Fielde 1883	an/at	ien/iet	wn/wt	ɥn/ɥt	in/it	un/ut
Duffus 1883	an/at	ien/iet	uan/uat	ɥn/ɥt	in/it	un/ut
Ashmore 1884	an/at	ien ian/iet	uan/uat	ɥn/ɥt	in/it	un/ut
Lim 1886	an/at	ien/iet	uan/uat	ɥn/ɥt	in/it	un/ut
Gibson 1886	an/at	ien/iet	uan/uat	ɥn/ɥt	in/it	un/ut
Matthew 1889	an/at	ien/iet	uan/uat	ɥn/ɥt	in/it	un/ut
Genesis 1896	an/at	ien/iet	uan/uat	ɥn/ɥt	in/it	un/ut
Steele 1924	an/at	ien/iet	uan/uat	ɥn/ɥt	in/it	un/ut

表九：各本語料記錄帶鼻/塞音韻尾韻母的符號(續二)

	aŋ/ak	iaŋ/iak	uaŋ/uak	eŋ/ek	oŋ/ok	ioŋ/iok	uŋ ŋ/m
Dean 1841	ang/ak	iang/iak	uang wang/∅	eng/ek	ong/ok	∅/iok	ung ng/m'
Giles 1877	ang ahng/ ak ahk	eang eang eeahng yahng eahng/ eeak yak eey	wong/∅	eng/ek	ong oong/ ok	young/∅	ung ng/m
Fielde 1878	ang/ak	iang/iak	uang/∅	eng/ek	ong/ok	iong/iok	ng/m
Fielde 1883	ang/ak	iang/iak	uang/uak	eng/ek	ong/ok	iong/iok	ng/m
Duffus 1883	ang/ak	iang/iak	uang/uak	eng/ek	ong/ok	iong/iok	ng/m
Ashmore 1884	ang/ak	iang/iak	uang/uak	eng/ek	ong/ok	iong/iok	ng/m
Lim 1886	ang/ak	iang/iak	uang/∅	eng/ek	ong/ok	iong/iok	ng/m
Gibson 1886	ang/ak	iang/iak	uang/uak	eng/ek	ong/ok	iong/∅	ng/m
Matthew 1889	ang/ak	iang/iak	uang/∅	eng/ek	ong/ok	iong/∅	ng/m
Genesis 1896	ang/ak	iang/iak	uang/∅	eng/ek	ong/ok	iong/iok	ng/m
Steele 1924	ang/ak	iang/iak	uang/uak	eng/ek	ong/ok	iong/iok	ng/m

帶鼻音、塞音韻尾的韻母在潮汕地區方言中種類繁多，轄字量大，且在百餘年間有類型上的變化，因此語料的記錄有助於考察這種歷時演變的痕跡。上述三個表格中，語料對韻母的記錄符號大同小異，僅有Dean 1841記錄的ome(即音標[om])韻母只見於張盛裕的〈潮陽方言的語音系統〉，<sup>17</sup>今天的潮汕其他方言點並未出現，該韻母應是語料記錄時錄入的潮陽音系特點。

<sup>17</sup> 張盛裕：〈潮陽方言的語音系統〉，《方言》1981年第1期，頁35。

另外，uam 韻母和 iok 韻母一些語料並無記錄，uak 韻母則多數語料都沒有記錄。uam 和 iok 無記錄，與 uak 無記錄，不僅在比例上不同，性質上也不一樣。語料沒有記錄 uam 和 iok，主要是因為 uam 和 iok 韻母轄字太少；uak 無記錄，除了因轄字太少之外，還因部分 uak (古山攝入聲字) 只作為 uat 的變體存在。在本文考察的十一本語料中，有六本沒有記錄該韻母。有 uak 記錄的語料，也僅找到零星的幾個音節，音節數量遠遠少於今天的潮汕各地方言。這樣看來，今天讀 uak 韻母的古山攝入聲字，在十九世紀的潮汕地區方言中只作為 uat 韻母的變體，不是單獨存在的韻母。由於今天的潮汕方言廣泛存在 uak 韻母，又可以說，十九世紀作為 uat 變體的山攝入聲字 uak，是今天方言裡 uak 的先導。在十九世紀語料中的 uak，與今天潮汕方言中的 uak，在轄字數量和範圍上並不一致。今天讀 uak 韻母的山攝入聲字，在當時讀 uat，或 uat/uak 自由變體讀音。

除了 uak 韻母的特點，在語料中另一個符號 ung/ng 所表示的韻母也必須說明。在 Dean 1841 和 Giles 1877 中，ung 和 ng 所代表的韻母不一樣，而其他八本語料韻母只有 ng 韻母，沒有 ung 韻母。Dean 1841 和 Giles 1877 中用 ung 記錄的韻母，在其他語料中以 ng 記錄。那麼，ung 與 ng 所代表的韻母是否有區別，如果有區別，這種區別是否是一種音位的區別，這是構建十九世紀音系之前所必須解決的另一問題。從音值上講，ung 與 ng 有差異。之所以這樣講，主要基於兩點：第一，Dean 1841 與 Giles 1877 作為初涉潮汕方言的語料，作者以一個外來者的身份記錄方言，已經察覺了兩者的不同，因而以不同的符號記錄；第二，在今天的潮州方言中，ɤŋ (əŋ/uŋ) 韻母與 ŋ 韻母在音值上仍有區別，ɤŋ 與語料中所記錄的 ung 相對應，ŋ 韻母則對應語料中的 ng。

但是，如果 ung 與 ng 有區別，為何在後來的語料中並無體現，全部以 ng 記錄。這是因為 ung 與 ng 雖有差別，但記音者認為這種差異並不構成音位對立，故只用一種符號記錄該韻母。這種結論主要是與二十世紀語料作比較得出的。在二十世紀潮汕方言的材料中，許多學者將 ung 與 ng 所代表的韻母記為 uŋ 和 ŋ。<sup>18</sup> 其中，韻母 uŋ 的主元音 u 為後高舌面元音，發音部位與 ŋ 較為接近。這樣一來，十九世紀語料將 ung 與 ng 合併成一個音位，也就順理成章了。再則，由於語音可能演變，二十世紀學者所記錄的 uŋ，在今天的潮州市區年輕人的口中經常變成 əŋ，即韻母主元音「央化」。如果這個趨勢也發生在十九世紀的潮汕地區方言中，則語料中的 ng 可能主元音舌位比 u 還要高，那麼將 ung 與 ng 合併，理由就更加充足了。<sup>19</sup> 由於十九世紀多數語料僅用一套符號表示二十世紀所記錄的 uŋ 和 ŋ，本文將這兩者作為一個音位處理。

<sup>18</sup> 如李永明：《潮州方言》；林倫倫：《澄海方言研究》；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漢語方音字彙》；徐馥瓊：《潮汕方言語音研究》等。

<sup>19</sup> 這種音變存在的可能性將另文討論。

最後，在 uan/uat 組的描寫上，Fielde 1878 和 Fielde 1883 與其他語料用了不同的符號。從表八可見，並非所有的語料都用 uan/uat 描寫十九世紀潮汕地區方言，在 Fielde 1878 和 Fielde 1883 中出現了 wn/wt 符號。這種對應於其他語料 uan/uat 的 wn/wt 讀音，是否完全等同於 uan/uat，答案對構建十九世紀潮汕地區方言音系，有重要影響。本文認為，Fielde 1878 和 Fielde 1883 中的 wn/wt，並不完全等同於 uan/uat。理由有二：第一，在 Fielde 1878 和 Fielde 1883 中除了 wn/wt 類語音，也有以 uan/uat 中 ua 字母記錄語音的情況，如山攝合口末韻字「末」、「活」記為 uah，咸攝合口凡韻字「犯」記為 uam，宕攝開口陽韻字「裝」的文讀音、合口唐韻字「光」的文讀音，都記為 uang。既然 Fielde 1878 和 Fielde 1883 仍有 ua 類的記音，如果 wn/wt 完全等同 uan/uat，那就沒有理由捨近求遠，選擇兩套符合記錄完全一致的讀音。第二，在 Fielde 1878 的音系說明中，作者以英文單詞 one 中的 o 描寫 w 的讀音，<sup>20</sup>one 讀 [wΛn]，此間的 o，大致相當於 [wΛ] 的讀音。換言之，作者以 [wΛ] 描寫 w，其中的元音 Λ，舌位比 a 高。基於此，本文認為 wn/wt 類讀音並非 uan/uat。由於 Fielde 1878 和 Fielde 1883 也有 ue 類語音，因此這裡的 wn/wt，同樣不同於 uen/uet，而只是舌位高於 uan/uat 的過渡狀態。

那麼，這種音節出現在 Fielde 1878 和 Fielde 1883 的原因是甚麼，為何其他的語料中沒有這種音節的體現。本文認為，Fielde 1878 和 Fielde 1883 所記錄的 wn/wt，是現代潮州市區方言 ueŋ/uek 在十九世紀的演變雛形，而 uan/uat 則是現代汕頭、澄海等地方言 uaŋ/uak 在十九世紀的表現形式。換言之，wn/wt 與 uan/uat 的差異，是一種地域區別的表現，體現了潮汕地區方言的內部差異。在此，Fielde 1878 和 Fielde 1883 掌握到了潮州府城方言與汕頭港沿岸 wn/wt 與 uan/uat 的區別，為後文考察語音演變留下了重要證據。這種 wn/wt 與 uan/uat 之別的原因，與 iəu/ĩəũ 與 iau/iãũ 的區別相似，都是居民口音混雜所致。

### 帶喉塞韻尾韻母及其他入聲韻母的比較

表十：各本語料記錄帶喉塞韻尾韻母及其他入聲韻母的符號

	aʔ	iaʔ	uaʔ	eʔ	ieʔ	ueʔ	oʔ	ɤʔ
Dean 1841	ǎ ǎh	ǎǎ ǎǎh	uǎ	ě	iě	uě oě	ō	ø
Giles 1877	ah	eeah	wah ooah	eh	eeay	ooay ooey	aw	ø
Fielde 1878	ah	iah	uah oah	eh	ieh	ueh	øh oh	ø
Fielde 1883	ah	iah	uah oah	eh	ieh	ueh	oh	ɸh
Duffus 1883	ah	iah	uah	eh	ieh	ueh	oh	ø
Ashmore 1884	ah	iah	uah oah	eh	ieh	ueh	oh	ɸh
Lim 1886	ah	iah	uah	eh	ieh	ueh	oh	ø

<sup>20</sup> 參考 Fielde 1878, "Sounds of the Letters," pp. 5–6。

Gibson 1886	ah	iah	uah	eh	ieh	ueh	oh	∅
Matthew 1889	ah	iah	uah	eh	ieh	ueh	oh	∅
Genesis 1896	ah	iah	uah	eh	ieh	ueh	oh	∅
Steele 1924	ah	iah	uah	eh	ieh	ueh	oh	∅

表十一：各本語料記錄帶喉塞韻尾韻母及其他入聲韻母的符號（續）

	iʔ	uʔ	oiʔ	auʔ	ioʔ	iuʔ	其他
Dean 1841	ĩ	∅	oĩ	∅	iõ	∅	∅
Giles 1877	ee	∅	oy	∅	∅	∅	∅
Fielde 1878	ih	uh	oih	auh	∅	∅	n
Fielde 1883	ih	uh	oih	auh	ioh	iuh	eh <sup>n</sup> ioh <sup>n</sup> ngk
Duffus 1883	ih	uh	oih	auh	∅	iuh	iauh eh <sup>n</sup> oh <sup>n</sup>
Ashmore 1884	ih	uh	oih	auh	∅	iuh	iauh ap <sup>n</sup> eh <sup>n</sup> ih <sup>n</sup> auh <sup>n</sup> ngh n
Lim 1886	ih	uh	oih	auh	∅	iuh	eh <sup>n</sup> ngh
Gibson 1886	ih	∅	oih	auh	∅	∅	∅
Matthew 1889	ih	∅	oih	auh	∅	∅	∅
Genesis 1896	ih	∅	oih	∅	∅	∅	∅
Steele 1924	ih	∅	oih	auh	∅	∅	∅

帶喉塞韻尾韻母及其他一些入聲韻母由於轄字較少，且多為方言俗語及有音無字音節，十九世紀語料的記錄參差不齊。觀察表格發現，除韻母 aʔ、iaʔ、uaʔ、eʔ、ieʔ、ueʔ、oʔ、iʔ 和 oiʔ 所有語料都記錄之外，語料其他韻母的記錄並不全面。語料沒有記錄，往往是因為韻母所在的音節為俗語或有音無字，記錄者一時無法領會而漏記。對於這種韻母，本文在音系的構建時特別處理：帶喉塞韻尾韻母及其他入聲韻母，只要某些語料有所記錄，構建音系時就列出；對於那些只有少數語料記錄，多數語料沒有記錄的韻母，則列出並加標記，以別於其他符號。

通過上述四組表格的對比研究，本文既討論語料符號的表示意義，又釐清語料錯綜複雜的韻母表示符號與實際音值之間的關係，最後確定了十九世紀潮汕地區方言的韻母系統。

### 聲調的符號與調值

較之聲母、韻母，聲調對於英美傳教士、漢學家來說較為陌生。潮汕地區方言聲調種類眾多，調值複雜，語流中還有變調，初涉潮汕地區方言的記錄者，對聲調的描寫多有缺陷。具體來講，在本文考察的十一本語料中，Dean 1841 與 Giles 1877 沒有對方言的聲調作具體描寫。其他九本對聲調的描寫，無論從描寫方法還是表示符號上講，都極其相似。各本語料對聲調的表示方法如表十二所示。

表十二：各本語料記錄聲調的符號（以韻母 a/ak 為例）

	陰平	陽平	陰上	陽上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Fielde 1878	a	â	á	ã	à	ā	ak	âk
Fielde 1883	a	â	á	ã	à	ā	ak	âk
Duffus 1883	a	â	á	ã	à	ā	ak	âk
Ashmore 1884	a	â	á	ã	à	ā	ak	âk
Lim 1886	a	â	á	ã	à	ā	ak	âk
Gibson 1886	a	â	á	ã	à	ā	ak	âk
Matthew 1889	a	â	á	ã	à	ā	ak	âk
Genesis 1896	a	â	á	ã	à	ā	ak	âk
Steele 1924	a	â	á	ã	à	ā	ak	âk

各本語料都以韻母上的附加符號表示聲調特徵，因此本文以韻母 a/ak 為例，對這些表示聲調的附加符號進行比較。從表格可以清楚看到，語料對聲調的描寫符號大同小異。同時，對比今天潮汕地區方言聲調的類型可知，十九世紀語料描寫的聲調系統與今天方言的「平分陰陽，四聲八調」系統，在類型上沒有區別。至於具體調值，由於語料的這種附加符號並不能反映，無法比較異同。對方言實際調值稍作提及的語料，只有 Ashmore 1884 和 Steele 1924，兩書都在正文前對聲調調值進行說明。雖然 Steele 1924 標榜記錄的是澄海地區方言，但從上述各表可見，其音系與其他語料極為相似。同時，通過現代潮州、汕頭和澄海方言的比較，<sup>21</sup> 本文發現三地方言在單字調調值表現上非常接近。據此，本文以 Ashmore 1884 和 Steele 1924 對調值的實際描寫為參考，考察兩者異同，以便了解當時潮汕方言調值的具體情況。Ashmore 1884 的實際調值如下圖所示：

The image shows two musical notation systems. The left system, labeled 'INTRODUCTION', shows four notes on a staff with arrows indicating pitch movement. Below it are four boxes containing the characters 天, 子, 去, and 出, each with a list of phonetic transcriptions in various dialects. The right system shows four boxes containing the characters 人, 父, 地, and 入, each with a list of phonetic transcriptions in various dialects.

<sup>21</sup> 參考林倫倫：《澄海方言研究》；徐馥瓊：《潮汕方言語音研究》等著作。

上圖的聲調描寫僅出現在 Ashmore 1884，這種符號顯然是為說明聲調的高低升降而創造，從中可以看到（除入聲調外）方言聲調的高低曲折。以陰上調為例，按照表十二符號 ái 的表示，很容易將潮州方言的陰上調與上升調聯繫起來，因為符號「/」容易讓人聯想起升調的特徵；而第三種符號將陰上調描寫為「\」，則與下降調型接近。現代潮州方言的陰上調一般記為 53，也就是一個下降調。可見，第三種符號的表示方法更貼近實際調型。不過，如上圖所示，由於該表示法難以直接標於韻母上，其他語料皆無採用。故此，Ashmore 1884 第三種描寫聲調的方法，對於考察十九世紀潮汕地區方言的聲調調值，具有重大意義。

另一本對十九世紀潮汕地區方言聲調調值作討論的語料是 Steele 1924。該語料指出，潮汕地區方言有八個聲調，分別稱為「上平」、「下平」、「上聲」、「上去」、「下去」、「去聲」、「上入」、「下入」，並認為這種聲調系統可以用音高 (pitch) 的方式表示，以 sol-fa 為基音 (tonic)，用 d、r、m、f、s、l、t 這七個唱名符號可描寫方言聲調系統。以樂音唱名的方式描寫聲調系統在其他語料中尚未見到，這種方法類似於現代語言學常用的五度標音法，因此本文根據語料的描寫，將唱名轉化為音高，再根據音高將聲調特徵轉寫為五度標音法，用以表示十九世紀潮汕（澄海）方言的聲調調值。具體描寫見表十三。

表十三：Steele 1924 對澄海方言聲調系統的描寫<sup>22</sup>

調名	符號	唱名	對應調類	音高	五度標音法轉寫
上平	a	m:	陰平	10	22
下平	â	l:	陽平	15	33
上聲	á	ṭ.r	陰上	17/8	42
上去	à	ḍ.s <sub>i</sub>	陰去	6/1	21
下去	ã	ṃ.s	陽上	10/13	23
去聲	ā	d:	陽去	6	22
上入	ah	s <sub>i</sub>	陰入	1	11
下入	áh	s'	陽入	25	55

將樂音唱名轉化為音高的規則是：以語料所用最低音唱名 s<sub>i</sub> 為基音，音高定為 1，一個「半音」為一度，如 m 比 s<sub>i</sub> 高九個半音，m 音高即為 10，l 比 s<sub>i</sub> 高十四個半音，即為 15，以此類推。根據這種轉化方式，Steele 1924 所用標調唱名相差二十四個半音。因此，將音高轉寫為五度標音法的規則又是：將二十四個半音除以標音差度 4，得到

<sup>22</sup> 以上論述及以下表格參考 Steele 1924, "Introduction," p. iii。唱名與調值的關係推斷得到萬波教授指導，特此致謝。

每六個半音差為一個標音音階，由於五度標音法的最低音值為 11，將音高最低的 s<sub>1</sub> 設為五度標音法最低度數 11，根據「每六個半音差為一個標音音階」的結論，五度標音法與唱名音高的對應關係為：11 對應 1 度，22 對應 7 度，33 對應 13 度，44 對應 19 度，55 對應 25 度。基於此，單一符號如 m:、l:、d:、s<sub>1</sub>、s' 表平調，調值分別為 22、33、22、11、55。雙符號表升降調，如 t̂r、d̂s<sub>1</sub>、m̂s 表示的都是升降調類，調值分別為 42、21、23。

綜合 Ashmore 1884 和 Steele 1924 的調值描寫，十九世紀潮汕地區方言調值如表十四所示：

表十四：十九世紀潮汕地區方言的調值

	陰平	陽平	陰上	陽上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Ashmore 1884	33	55	53	35	21	22	22	55
Steele 1924	22	33	42	23	21	22	11	55

從表十四可知，Ashmore 1884 和 Steele 1924 所展現出來的聲調在調類分佈、調型特徵上相當一致，但在調值高低上卻有差別。看來，兩本語料在聲母、韻母特徵上雖然相似，聲調描寫卻不盡一致。不過，由於這批語料中僅有兩本對潮汕地區方言的聲調實際調值進行描寫，本文無法通過再比較其他語料而確定兩種調值孰是孰非。這種有限語料所描寫的聲調系統只能作為參考，其準確性無法與聲母、韻母媲美。因此，本文暫不構建聲調調值，以待更全面的資料。

### 潮汕地區十九世紀方言聲母、韻母的構建

上文討論了各本語料對十九世紀潮汕地區方言聲母、韻母系統的描寫，通過對這些語料記錄符號與音值的分析，十九世紀潮州方言的音系框架基本可以形成。

表十五：十九世紀潮汕地區方言的聲母

p 波	p <sup>h</sup> 鼻	b 無	m 毛		
t 茶	t <sup>h</sup> 頭		n 年		l 羅
ts 針/tʃ 借	ts <sup>h</sup> 粗/tʃ <sup>h</sup> 叉	ɬ 絨/dʒ 字		s 三	
k 雞	k <sup>h</sup> 氣	g 鵝	ŋ 遇	h 好	∅ 話

說明：(一) 清塞擦音聲母在不同韻母前有不同的音值。以符號「/」為界，「/」右邊為 i、e 之前聲母，「/」左邊為其他韻母之前聲母；(二) 濁塞擦音聲母 ɬ/dʒ 因腭化原因也

出現發音部位的差別。以符號「/」將兩種音色的聲母都列舉出來，「/」右邊為已發生腭化的聲母，左邊為尚未發生腭化的聲母。

表十六：十九世紀潮汕地區方言的韻母

a 飽/ā 柑		e 爬/ē 耕		o 河/ō 望		i 低/ ī 椅	u 壺	u 豬
ai 菜/āi 愛	au 到/ āu 傲	ie 腰/ iē 鈞	ue 鍋/ ūē 橫	oi 街/ ōi 第	ou 兔/ ōu 虎	iu 酒/ iū 幼	ui 梯/ iū 縣	
ia 蔗/iā 餅	ua 沙/ iā 肝							
iəu/iōū[iəu/iōū] 數/貓(白)	uai 怪/ iāi □ (芒 果)							
am 南/ap(āp) 納						im 心/ ip 入		
iam 鹹/iap 粒	uam 犯/ uap 法							
an 難/at 力						in 信/ it 七	un 船/ ut 出	un 根/ ut 乞
ien 善/iet 切	uən/uət [uan/uat] 罐/髮							
aŋ 房/ak 殼		eŋ 燈/ek 竹		oŋ 奉/ok 獨				ŋ 門(白)
iaŋ 商/iak 弱	uaŋ 忘/ (uak) 濁			ioŋ 兇/ iok 育				(ŋk) □ (象聲詞)
								m 姆
								(n) 銀
aʔ 踏		eʔ 百/ēʔ 脈		oʔ 雪/(ōʔ) 膜		iʔ 裂/ (iʔ) 麼	uʔ □ (吮 吸)	uʔ □ (撲 倒)
	auʔ 樂(-器)/ (āuʔ) □ (象咀嚼 之聲)	ieʔ 借	ueʔ 月	oiʔ 八		iuʔ □ (擠出)		(iŋʔ) □ (擰鼻涕)
iaʔ 食	uaʔ 割					(ioʔ/iōʔ) □ (眉來眼去)		
(iauʔ) □ (蠕動)								

說明：(一)符號「( )」用以表示少數語料出現的韻母，即「( )」內韻母僅有少數語料記錄；(二)符號「[ ]」用以表示地域差異。如  $iəu/\tilde{i}əũ$  [  $iau/\tilde{i}äũ$  ] 為一組具有地域差異的韻母。「[ ]」內韻母表示汕頭港沿岸讀音，與  $iəu/\tilde{i}əũ$  具有地域差別；(三)帶喉塞韻尾韻母由於轄字不多，語料記錄參差不齊，這裡列出以備參考。

上述十九世紀潮汕地區方言音系的構建是本文分析十一本羅馬字語料的結果。音系的構建作為十九世紀語料分析的總結性成果之餘，為語音演變的分析和探討也提供重要參考。從上文音系可知，十一本語料中，雖在名稱上有汕頭、潮州、澄海之異，但記錄的音系卻非常相似，多數語料由於具有城市意識和標準語意識，標榜記錄當時粵東首府潮州府城（今天的潮州市區）音系；但在實際記音中，卻又不免夾雜流行於汕頭港沿岸的方言特徵。整體來說，由於所有語料都記錄了具有潮州府城方言特色的  $ie/ie/ieʔ/ien/iet$  類語音，因此這些語料的確如作者所言，音系以潮州府城方言為主。但是，由於不少語料記錄了  $iau/\tilde{i}äũ$  類和  $uan/uət$  類語音，這又是汕頭、澄海方言的特色之所在。同時，標榜記錄澄海方言的 Steele 1924，實際記音中卻記錄了具有潮州府城方言特色的  $ien/iet$ 、 $ie/\tilde{i}ē$  音節和  $-m/-p$  韻尾，也記錄了具有澄海方言特色的「南」、「男」、「攬」字讀  $n$  聲母特徵（記錄「南」、「男」、「攬」字讀  $n$  聲母特徵的同時還有 Giles 1877 和 Lim 1886）。看來，Steele 1924 所記錄的「澄海方言」，基本音系與其他標榜記錄「潮州方言」的語料，並無大異，僅多了澄海方言的  $n$  聲母特色。因此，從整體上看，這些語料記錄的基本音系的確是十九世紀以府城為代表的潮州方言音系。不過，基本音系雖為潮州府城音系，語料卻又雜糅了潮汕地區其他市鎮如汕頭、澄海等地的方言特徵。然而，由於潮州、汕頭和澄海方言的差異並不大，且經過與今天三地方言特徵的比較，這種差異仍可分辨出來。因此，這種夾雜的方言特徵並不影響基本音系。從各本語料的記錄，可以得知十九世紀潮汕地區方言（主要是潮州府城方言）的基本面貌，並為考察一百多年來方言演變提供詳實的資料參考。最後，由於 Fielde 1878 和 Fielde 1883 記錄了  $iəu/\tilde{i}əũ$  和  $uən/uət$  類韻母，沒有出現  $iau/\tilde{i}äũ$  和  $uan/uət$  類語音，也無「南」、「男」、「攬」字讀  $n$  聲母的記錄。因此，相對而言，Fielde 1878 和 Fielde 1883 比其他語料更貼近潮州府城方言的音系。

# The Phonological System of the Chaozhou Dialec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bstract)

Xu Yuhang

Based on eleven different kinds of romanized dialect records, this paper conducts a phonological study of the Chaoshan dialect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t compar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romanized records and the various dialects spoken in the Chaoshan area, analyses the phonological features and their notational representations, and concludes that the phonological system of the records was a system based on the dialect of the city of Chaozhou.

**關鍵詞：**潮州方言 十九世紀 羅馬字語料 音系

**Keywords:** Chaozhou dialect, nineteenth century, romanized dialect records, phonological system